

蔷薇的静美

文/王迪

学校院子里，栽着几大丛蔷薇。不似牡丹雍容，不似月季张扬，它们总是静静地依在花坛边，或是攀在院墙上，带着一份恬淡的温柔，像是校园里最文静的姑娘。

蔷薇的种类实在繁多，单瓣的、重瓣的、半重瓣的，高的爬满整面墙，矮的铺作满地锦绣。有种叫“十姊妹”的，一簇便开出数十朵小花，团团簇簇，热闹却不喧嚷；也有“七姐妹”，淡粉中透着微白，像是少女羞涩的脸颊。还有那种野蔷薇，单薄些，却也更有风致，五片花瓣简简单单，却自有一种清丽。我见过的最美的一种，花瓣边缘微微卷曲，像是精心烫过的蕾丝边，阳光下几乎透明。

蔷薇的颜色，也是说不尽的温柔。浅粉的最多，从几乎要化开的淡粉，到带着些许桃红的粉，层次分明。白的也常见，不是雪白，是带着暖意的乳白，花心处微微泛着黄，像是融化的奶油。偶尔有深红的，却不刺眼，是那种沉静的、带着丝绒质感的红。我最爱的是一种淡紫色，只在清晨或雨后看得分明，薄薄的一层紫晕染在花瓣边缘，像是水墨在宣纸上慢慢润开。

所有这些花中，我最喜欢棋艺小游园里的那丛。那是个僻静的角落，平日少有人至，一段与隔壁小区相隔的矮墙，蔷薇便顺着爬满了。四月末五月初，花开得最好，远看是一片粉色的云，细细密密的花，挤挤挨挨，把绿叶都遮住了。走近了，香气扑面而来。不是浓郁的香，是那种清甜的、带着青草气息的香，若有若无的，风一吹，就散得满院子都是。

“满架蔷薇一院香”，古人说得真好。这香气是有形的，能看见它如何从花丛中升起，如何在阳光里打着旋儿，如何穿过走廊，飘进教室的窗子里。蝴蝶和蜜蜂是最有趣的，整日里流连，舍不得离去。白的、黄的蝴蝶，停在花上，翅膀轻轻开合，有时误把飘落的花瓣当作同伴，追着飞一阵。蜜蜂则忙碌得多，钻进花心，胖乎乎的身子沾满花粉，嗡嗡声低低地响着，是花丛里最安宁的配乐。

阳光下，蔷薇是明艳的。每一片花瓣都透着光，薄如蝉翼，能看见细细的脉络。风来时，整架花便轻轻摇曳，像是谁

在轻轻抖动一匹上好的丝绸。花瓣飘落，不急不缓，在空中打几个转，才肯落地。地上便积了一层薄薄的粉色，踩上去软软的，没有声音。

大课间结束后，总有三五成群的学生过去看花。高年级的大孩子，往往是匆匆一瞥，又匆匆离去；低年级的则活泼得多，蹲在花架下，指着这朵那朵，小声议论着。有调皮的男生想摘，总有女生拦住：“让它开着多好。”于是那手便缩回去了，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花架旁的椅子上，偶尔坐着看书的学生，花瓣偶尔落在书页上，便成了天然的书签。

不久前的校园艺术节，展区就布置在那里。学生们的手工作品挂在花架之间——手绘的折扇，水墨的荷花在扇面上静静开着；手染的文化衫，晾在展示架上，风一吹，衣摆和花瓣一齐飘动。还有陶制的风铃，纸扎的灯笼，都带着春天的元素。那些稚拙的、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与大丛的蔷薇相映成趣。花是自然的艺术品，作品是人工的花，在这一方天地里，竟分不出谁更美些。

我爱蔷薇，恰是因为它不像月季那样张扬热烈。月季是要做主角的，一朵便占尽风光；蔷薇却是谦逊的，要成丛成片地开，才显出它的好。月季开得久，一季接一季，不知疲倦；蔷薇的花期却短，盛放不过十来天，便匆匆谢了。可正是这短暂的绚烂，让人格外珍惜。它们不争不抢，静静地开在角落，你来或不来，它都在那里，开给自己看，也开给懂得的人看。

蔷薇花谢的时候，也是静的。不像樱花那样决绝地一夜落尽，蔷薇是一片一片地落，今天几片，明天几片，不知不觉间，架上便稀疏了。最后几朵残花，颜色褪成极淡的粉色，依然坚持着，直到一场风雨过后，才终于放手。这时再看，绿叶间已结出小小的青色的果实，酝酿着下一个春天。

我常常想，蔷薇的性子，倒像这学校里最美好的时光，不喧哗，却有内容；不长久，却让人念念不忘。年复一年，花开花落，学生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只有这架蔷薇，依然在每年五月，静静地开满一树，用它的方式，记住每一张曾经仰望过它的年轻面容。

张灯诗两首

五月的风

从南方走来
只需一晌
便把麦田涂满金色
受过太阳的爆炒
猛然入怀
感觉是那么热烈
擦拭农人的汗水
聆听布谷鸟的诉说
每一次路过
都不蹉跎
会带来成熟与收获
大地是一本书
五月的风
掀开丰收的一页

新荷

是时候露个脸了
不能再继续潜水
外面已很喧嚣
蛙声也千呼万唤

一支荷箭
射进夏天
带着六月的热情



(图片生成)

一只蜻蜓试了试火候
刚刚好

举一片嫩绿
细心装饰自己
开始打造诗意
期待与杨万里的一场邂逅

新荷
姗姗来迟
依然干净清爽
长成幸福的模样

手擀面里的温情

文/刘中海

在驻马店，中午的主食，大都离不开面条，什么汤面条、蒸面条、捞面条、烩面、刀削面等，都是我们爱吃的。尤其是手擀面是我的最爱，那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里，蕴藏着太多对父母亲的记忆和怀想。

儿时的记忆里，父母亲在灶房里忙碌的身影，一直刻在我记忆的深处。从父亲开始和面、揉面，到母亲擀面、切面、煮面，父母亲一连串的动作配合，几十年不曾变化的姿势，犹如一尊雕像，令人难忘。

从记事起，我就喜欢父母亲的手擀面。每到中午，我总像一只小馋猫，围着锅台转。母亲总先盛出一碗冷着，笑着嗔怪道：“小馋猫，紧嘴。”那碗手擀面里，藏着父母最朴素的爱。

上小学时，一次我和母亲去走亲戚，中午吃的是手擀粉浆面。当时只吃过捞面条、蒸面条，不知道还有这种那么好喝的手擀粉浆面。我小声问母亲，这面条咋恁好喝？母亲说是粉浆面，里面有粉浆，你要喜欢喝，回去我给你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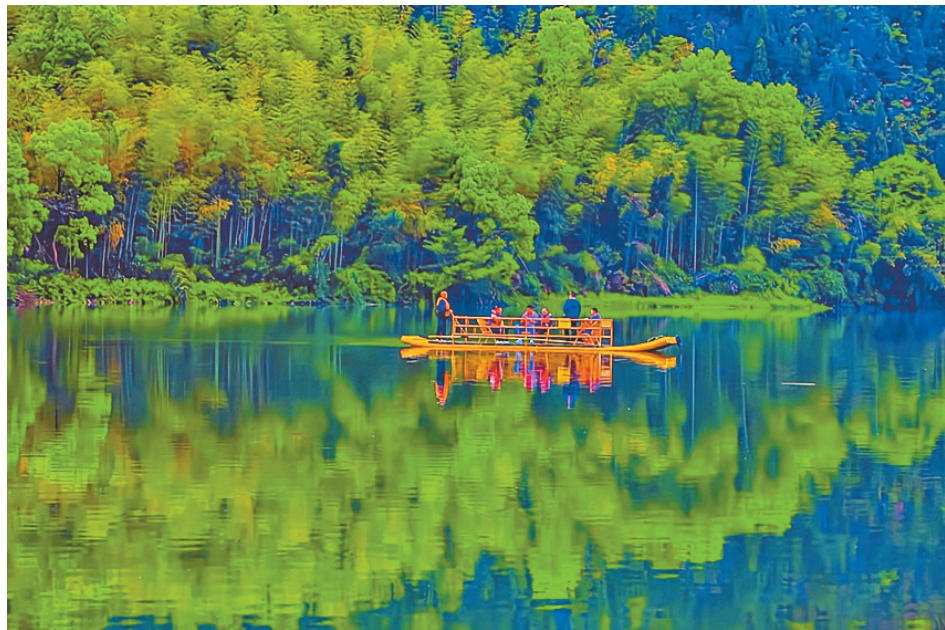
从此，我认识了手擀粉浆面，也记住了母亲说的话。回去后的第二天，母亲真给我做了手擀粉浆面，里面还放了芝麻叶，那味道比亲戚家的好吃多了。至今回想起来，令人怀想。

我考上师范那年，临上学前，母亲对父亲说，孩子就要去外地上学了，咱改善一下生活，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今天不吃面条了，吃饺子吧。一家人都赞同母亲的建议。我说，还是吃面条吧。母亲做的芝麻叶手擀粉浆面，我还没有吃够，下次吃，不定到什么时候呢。

那次，父亲和好面之后，母亲擀面条，父亲又忙碌着泡芝麻叶，泡豌豆黄豆，然后用小石磨“吱吱吱吱”的磨起了豆浆。母亲把豆浆和水添到锅里，动手烧锅，不停地用勺子来回搅动。面条做好了，母亲把用油炒过的芝麻叶放进锅里，撒一把荆芥、葱花，浇上小磨油，热腾腾香喷喷的手擀芝麻叶粉浆面出锅了。看着父亲母亲满头大汗、忙碌的身影，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那顿饭让我吃得泪眼婆娑，让我吃得永生难忘。

参加工作以后，我每次回老家，无论多晚，推开门总能看到厨房亮着的灯，父母亲依旧亲自下厨，一个和面揉面，一个擀面条，吃的都是我最爱的手擀芝麻叶粉浆面。

而今，父亲已不在，母亲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再也没有力气下厨擀面条了。手擀面里，藏着父母的岁月，藏着家的温暖，更藏着沉甸甸的亲情。手擀面，不仅是美味，更是牵挂，就让它珍藏在记忆深处吧。



夏日

宋昱静/摄